

# 大学精神的失落与重塑

曾 华

(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,福建 厦门 361005)

**摘要:**大学精神是大学本真的体现,是大学生命力延续的内在动力。大学精神充满了丰富的内涵,同时大学精神也有着普遍性与特殊性兼容的特点,每所大学既体现共同的追求,又产生自己独有的理想。现代大学精神与人文传统有着紧密的联系,二者互相丰富与内化着对方。但是随着日益多元化社会的出现,大学精神日渐式微,如何重拾昔日的大学精神就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目标与追求。

**关键词:**大学精神;人文传统;失落;重构

大学没有精神,就不能称其为大学<sup>[1]</sup>。大学的存在,不仅仅是为社会发展培养实用性人才,更重要的是为社会的文明撒播精神的种子。而一旦大学精神式微,我们将何去何从?伴随着新世纪的到来,我们已经迈向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,我们的大学生数量已经居于世界首位,国人心中的一流大学也在不断地涌现。一流大学必定有其固有的魅力,而这魅力,来自于它一直不断延伸、充实与创新的大学精神。而我们的大学精神何在?是在发展中消失了吗?还是在发展中迷失了方向?于是我们开始不断地反省,期望在反省中探寻出一条通向重构大学精神的大道来。

## 一、大学精神失落的表现

### (一)官本位思想严重

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思想,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,在大学中越来越凸显其“重要的地位”。古代科举造成的遗风,使得大学为了追求权力等级的上升而失去了自身的尊严。现代大学之间差异的比较,首要的标准不是看它有了多少学术大师,出了多少科研成果,培养了多少优秀人才,而是看国家赋予它的权力等级。副部级的高校首先取得了领先的地位,被称之为一流的大学。诚然国家赋予权力的标准,是以长期以来这些大学所取得的成就为尺度,无可厚非。但大学以所拥有的权力洋洋自得,而醉心于对更高权力的获得,以便为自身掘取更多实际利益而不择手段,并且产生不公平的大学竞争。大学之间盲目的攀比,会导致大学发展的转向,即以权术代替学术,行政高于学问<sup>[2]</sup>。我们发现,大学教授地位正在下降。原本拥有的课程设置、学术研究等权利,也渐渐丧失。学术行政化或行政学术化比较普遍,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学术发展。

### (二)功利性色彩过于浓烈

知识经济社会的到来,使政府更加关注大学与经济的互动。推动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和发展,成为大学的神圣使命。大学承担社会责任,是无可后非的。但是过浓的功利性,使大学把更多的资金、更多的精力,放在了如何去研制新型的科研技术、如何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实用性成果、如何带来经济的快速发展上,而对人文与精神所忽视,几乎成了一种摆设。我曾问过不少理科学生,他们连基本的中国历史常识都不知道,更不用说欣赏中国古典诗词?或许这对于他们来说有点苛刻。但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,不只在于他为社会贡献了多少实用性财富,而还在于他如何促进社会和谐的发展。和谐需要的是文明

收稿日期:2008-06-10

作者简介:曾 华(1985-),男,湖北荆州人,从事高等教育基本理论与高等教育史研究。

的精神。刘海洋与马加爵的学业水平应该都是比较优秀的,但是他们却不能算是合格的大学生,因为他们的价值取向与社会主流文明发生了太大的偏差。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,就在于大学一味地突显物质的追求,而忽略了精神的追求。

### (三) 宽容精神的丧失

曾几何时,有容乃大,兼容并包是我们极力推崇的大学精神,这一精神自中世纪大学产生就一直存在。即使学校里没有统一的思想,这也并不妨碍文明的出现,因为文明本身就是争鸣的产物。蔡元培把兼容引入北大,才使北大脱胎换骨。于是兼容演变成了宽容,宽容来自于大学固有的开放性,没有开放,不会有发展。大学的原动力就是一种吸收各种思想的过程,不论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,在大学这个熔炉里自然会炼成闪耀夺目的金刚石。而如今,大学的宽容已不在。张鸣教授的被辞就是显著的例子:只因他直言学校科层制的诸多弊端,触犯了一部分人的利益而遭抛弃。如此一来,还有哪位学者敢于真言时弊?

另一种不宽容,来自于大学对于学者们的过于苛刻。这种苛刻来自于教学、生活、科研等各个层面。我们的大学太过急功近利,拿科研而言,以数量说话,而不是以质量取胜。如果一个老师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发表多少论文,那么他将无法评上副教授、教授。因为这一原因,导致大量学术垃圾的出现。这一不正常的运作机制,完全背离了学术发展的规律。看看普林斯顿是多么地宽容,它可以让一个几十年处于疯癫状态的老师在学校里继续生活,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位老师成了博奕论的集大成者,换在中国的大学早就被赶出去了。这是否可以说明中国大学缺乏宽容呢?

### (四) 学术的世俗化倾向凸显

洪堡曾说,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之地。纽曼也说,大学是传授普遍知识的场所<sup>[3]</sup>。不论是高深学问,还是普遍知识,都是为了人类的进步与社会文明的不断发展。作为研究主体的知识分子,更应该保持陈寅恪先生所说的独立之精神,自由之思想。知识分子的人格必须独立,才能张显其存在的价值。但是受社会物质化浪潮的侵袭,学术世俗化倾向凸显。不少教师为了金钱与地位,可以放弃了自己本应遵循的价值取向。在学术方面,把学术当成是谋求获得金钱与地位的路径,大量制造学术垃圾;心态浮躁、急功近利。当大学里的知识分子已经失去了做学问的基本准则时,这所大学还会有希望吗?没有了纯洁的知识分子,大学就像一个没有思想的空壳,还有存在的意义?

### (五) 文化品位的滑坡

梅贻琦先生曾说,大学者,非有大楼之谓也,有大师之谓也。而如今遍观中国大学,大楼林立,大师难觅。前些年大学对物质文明(如新校区建设,建造大楼等)加大投入,这的确是必要的。但是对于学校精神文化建设,大学关注和投入太少,因而不少大学生缺少文化素养,对于真善美的追求已经缺少了热情,而更多地考虑自己将来的地位和生活。

## 二、大学精神失落的原因分析

### (一) 官学传统的影响

中国近代大学的建立,从一开始就与国家政治紧密相连,缺乏西方大学的独立性与自主性,承载了太多的政治使命。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观念,则进一步加剧了大学对于政府的依赖。政府将大学视为手中的工具,用于统一思想。诚然,大学是要负有社会责任的。因为知识分子本身就是负于责任感的社会良知,但是过多对大学的控制,使得大学发展严重缺失了生存和发展的能力。大学对于政府意志的接受,具有根深蒂固性,很难从政府意志中及早抽离出来;而政府意志与时代的发展相比,具有相对滞后性。一旦政府意志本身是错误的时候,大学就会陷入万劫不复之中。每当社会发生剧变时,大学都被推到了风口浪尖,大学在风雨飘摇中岌岌可危<sup>[4]</sup>。相比之下,西方大学在建立中就秉承独立与自由的精神,尽管也受到教会或政府的时常威胁,但最终还是获得了自身尊严。他们一直坚持学术独立之路,对于政府的干涉采取抵制的态度,对于政府通过投入以便操控大学保持着很高的警惕。而我们的大学,向来受政府控制过多,大学所拥有学术自由的权利就很少。

## (二) 政府投入的减少

由于我国多数大学依赖政府投入。一旦政府减少投入,那么为了生存和发展,大学不得不寻求市场力量介入,或服务于市场。虽然政府投入减少使政府对大学控制力会减少,但大学利用市场机制“自救”,受市场操控的可能性加大,这是不利于大学长远发展的。

## (三) 对传统文化的不重视

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国度,有着光辉灿烂的优秀文化传统,并且这种文化富于极强的生命力与凝聚力,有着极强的再生性。在传统文化基础上产生的中国大学,必定会保留着传统文化的特质,那就是中国特色。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就张显了儒家文化包容万物的特点。但是我们现在一味地接受西方主流文化,以西方文化取代传统文化,这对于我国大学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。

在中国传统文化中,读书人、知识分子在求学的过程中,既追求学问、探寻真理,又将求学本身视为培养品德、修身养性的重要途径,二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<sup>[5]</sup>。但是,目前高校中学术腐败、抄袭剽窃、制造“学术泡沫”等现象日趋增多,这说明我国的大学精神中存在着伦理缺失的问题,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不相吻合的。

## 三、重塑大学精神的思考

大学应是社会的良心和智慧之所在,应该以传承、创造和弘扬先进文化,倡导和传播先进生活方式为己任。相反,大学如果失去了这种使命感,失去了“民族之灵魂”,就不能成为追求真理、追求光明、追求进步的圣洁殿堂,也就不能培养出具有远大理想、社会责任感的国民表率、社会栋梁。一流大学,首先应具有一流的大学精神。在当前,要重塑大学精神,重新确立大学在人们心目中崇高的地位,已经成为教育界有识之士的共识。要重塑大学精神,不仅要依靠政府,依靠法律法规,更需要当代大学人孜孜不倦地追求和实践。

### (一) 认真反思大学的性质,重新建构大学理念

什么是大学?世界各国的教育家从不同的侧面进行解读。美国教育家弗莱克斯纳认为:“大学是学问的中心,致力于保存知识、增进知识,并在中学之上培养人才。”德国哲学家、教育家雅斯贝尔斯认为:“大学是研究和传播科学的殿堂,是教育新人成长的世界,是个体间富有生命的交往,是学术勃发的领地。”蔡元培先生也曾说过:“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,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,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”。“大学是用来追求高深学问的所在,而非为了做官发财。”各位教育家虽然表述各不相同,但都把大学理解为从事高深学问研究的学术机构。关于大学与社会的关系,各国教育家也有精彩的论述。美国教育家赫钦斯指出:“如果大学是一个纯粹学术群体,而非政治组织或宣传机构的话,那么大学将对社会进步发挥出更大的作用。”弗莱克斯纳认为,大学应与现实世界保持密切的联系,但又不能承担具体的行动责任,必须在以科学的态度研究自然现象和客观世界的同时,避免参与立法机关、社区公众、市政当局和各种商会的实际事务,大学主要是从学术或理论的观点去讨论问题,而怎样实施则是其他机构的事<sup>[6]</sup>。日内瓦大学前校长尤斯伦·托伦斯(Justin P. Thorens)认为:“虽然经验表明大学是地区和国家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,但大学的目的并不是创造获得直接或短期经济效益的条件”,“在这种情况下,大学不能,实际上也不应该是一个经济盈利企业。”

可见,大学是学术机构而不是政治、经济机构,它应与社会保持密切的联系,但又要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。大学主要是通过其学术活动为社会服务,而不是去做政府、企业等应该去做的事情。重塑大学精神,需要重新审视我们的大学理念,按照正确的大学理念办学。

### (二) 改革大学管理体制,不断扩大大学的办学自主权

长期以来,我国的大学参照和实行与政府机构一样的行政管理体制。历史的经验证明,这种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不利于培育大学独立、自由和民主的科学精神。要重塑大学精神,就必须对这种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。首先,要扩大大学的办学自主权,使大学成为依照社会需求依法自主办学的实体。政府出钱必不可少,但大学依照社会需求、遵循教育规律、在法律法规许可的范围内自主办学,将更

能发挥大学的功用。其次,要努力提高学术委员会的权力。我国的大学没有象西方大学那样成立教授会,但根据需要普遍成立了学术委员会。学术委员会主要在职称评定、项目审批方面发挥重要作用。与世界一流大学普遍奉行的“教授治校”相比,我国大学学术委员会的权力还很有限。要体现大学开展学术研究、培育高精深人才的特点,就必须发挥学术权力的作用,赋予学术委员会更多的职能和更大的权力。再次,为大学创造一个更为宽松的学术环境,使大学充分体现思想解放、学术自由,进而成为建设创新型社会的思想策源地。

### (三) 加强校园文化建设,成为大学精神的践行者和传播者

大学精神的重塑,归根结底还要依靠大学自己。雅斯贝尔斯曾经说过:“大学的理想要靠每一位学生和教师来实践。至于大学组织的各种形式则是次要的,如果这种为实现大学理想的活动被消解,那么单纯凭组织形式是不能挽救大学生命的。”<sup>[7]</sup>重症须下猛药,重塑大学精神,要下大气力整治学风漂浮、学术失范等导致大学精神沦丧的重点问题。一是要努力探索建立科学规范的学术评审制度,以维护科学的尊严与学术的公正性。要治理学术成果的伪劣重复和数量上的无限膨胀,从源头上消除著书立说“不是为了学术,而是为了学位,不是职责所系,而是职称所逼”的不良风气。二是要不断加强自律意识,努力使自身保持一种精神高洁的气质和对学术的强烈追求。在这方面大学的管理层特别是大学校长责任重大。大学校长应该有自己独特的办学理念,有独立的自律意识和排除一切外界干扰的个人品格,大学才能做到与社会保持密切的关系,但不逢迎、不媚俗、不随波逐流,其所在大学精神也就会日渐一日地养成并发展起来。三是大学要加强学术道德建设<sup>[7]</sup>。应将遵守学术道德置于和学术研究同等重要的地位,在职务晋升、职称评定、项目审批等关乎教师学术前途的关键事项上,应该首先用遵守学术道德与否进行一票否决。只有这样,学术失范行为才能得到有效遏制,科学、公正的精神才能立足。

### (四) 铸造全新的大学精神和品格

任何一所大学要想获得真正重大辉煌的成就,产生自己杰出的大师,就必须具有一种超然物外的求知精神;具有一种只追求真理和科学而不问其实际功利的氛围与品格;具有多种学科广泛汇通与交叉的知识底蕴。因此,高校应远离世俗气息,注重学术性,保持大学与市场的距离。对于学校的发展,我们应借鉴剑桥大学副校长约翰·巴特菲尔德确立的指导思想:“我们需要经常提高警觉,以保证大学与工商业之间的相互联系,不致损害我们的学术水平,或者导致我们不去认真研究问题。大学必须培养学术自由,这是大学实力的源泉<sup>[8]</sup>”。

总之,大学精神是大学的灵魂,没有精神的大学无疑是没有发展前途的。只有正视这一现实,通过全社会的力量,重塑大学精神,我们的大学才有希望,我们的国家、民族才有希望。

### 参考文献:

- [1] 韩延明. 大学理念论纲[M]. 北京:人民教育出版社,2004.
- [2] 董云川. 找回失落的大学精神[M]. 昆明:云南人民出版社,2001.
- [3] 纽曼. 大学的理想[M]. 杭州:浙江教育出版社,2002.
- [4] 张乐农. 传统文化理念与现代大学精神的构建[J]. 大连大学学报,2005,(2):68-69.
- [5] 马伟涛,庄国宁. 论中国现代大学精神的反思与构建的价值取向[J]. 药学教育,2007,(2):2-4.
- [6] 刘亚敏. 自由、独立与批判:大学的精神执守[J].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,2006,(5):48-49.
- [7] 王冀生. 宏观高等教育学[M]. 北京:高等教育出版社,2002.
- [8] 刘士林. 阐释与批判:当代文化消费中的异化与危机[M]. 济南:山东文艺出版社,1999.